

救亡兼啟蒙的良方： 雷沛鴻訓政式普及教育改革思想

朱 宏 源

摘 要

國民政府時期，曾任廣西教育廳長、廣西大學校長，大陸易幟以後，曾任廣西政協副主席的雷沛鴻，一直是個被歷史所掩埋的人物。其實，他曾經轟轟烈烈地改造了中國的教育方式，不單是理論，而且也成為實際。

他是黨化教育的宣揚者、設計者，以及規劃、推動、執行的最重要人士。早在民國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國民革命軍仍在北伐途中，他已經提出〈整頓廣西全省縣、市、鄉立小學方案〉，大聲呼籲以黨化教育整頓全省的小學。他的〈方案〉，得到廣西當局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的支持。〈方案〉中還自稱：所提規劃，是根據在廣西辦理小學的實際困難，以及「本黨決議」而擬訂。而所謂的「本黨決議」，就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第十三條：「勵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整頓學制系統，增加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

本文研究的，是中國大陸一九三〇年代的廣西的教育改革，並且特別挑選雷沛鴻廳長主政時期(1933-1936)所推動教改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普及國民基礎教育，來深入探討。本文限於篇幅，先介紹他思想的部分，而且祇討論國民基礎教育這個範疇。由於他的國民基礎教育，具有兩大特色：一、在國民政府訓政時期實施，二、以普及為原則；又具有兩大目的：一是救中國，免於日本的侵略，二是教導生產知識與愛國精神，因此與和平時期有重大差

異，這是他的教改值得探究的另一個原因。

他不但得到軍政當局的支持，撥予許多教育經費，而且得到全省民眾的熱烈響應。由於省民的響應，使雷氏的普及教育運動譽滿全國，各省關心教育的機構、大學，均派人前來觀摩。雷沛鴻廳長主政的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廣西初等學校的校數與學生數均持續快速成長。而去職以後，後勁仍存，繼續增高，直到民國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以後，由於抗戰等原因，而有下降現象，但仍維持民國二十二年以後的水準，直到民國三十三年。這前後十二年的時間，成為廣西教育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並使廣西人民知所以戰，故能英勇抗日，令世人刮目相看。

關鍵字：廣西 教育改革 國民基礎教育 訓政 民團

National Salvation-cum-Enlightenment: the Thought of Lei Pei-hung on Universal Education

Chu Hong-yuan

Abstract

The major thrust of Lei Pei-hung's ambitious educational programs lay in the area of primary education. The Kwangsi government, for which he was in charge of education, required each village and ward in the province to turn one of its temples into a primary school, or else to build a new school building (which would also include offices for either a village or ward government and a mini-headquarters for a local militia uni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Lei Pei-hung,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of the Kwangsi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Kwangsi KMT Clique, about two-thirds of Kwangsi's 24,000 villages and wards had primary schools by 1934. The statistical sources indicate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ttending primary schools.

Lei Pei-hung viewed adult education in Kwangsi as the education of the masses, which was taken to be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This education needed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objectives of the masses, as determined by the Clique. The militia system provided the primary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adult education was achieved. Viewed from all possible angles, the Kwangsi militia and adult education were

inextricably united.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Lei Pei-hung's thought on the universal, national and fundamental education reform of a tutelary sort from 1933 to 1936, which had the aims first to salvage the country and, secondly to enlighten the citizens. The first aim proved to be so emergent and important that it matched educational reform with military purpose. Both reserve militia units and adult educational units were simultaneously constituted. Adult educational units became permanent parts of the provincial militia program, not merely temporary adjuncts to it. The adult educational program included formal and informal education. Formal classes were held in primary schools. The informal part of adult education and militia training included teaching peasants to improve planting methods, propagandizing the need for conscription, and so on. Lei Pei-hung served as the key designer and executor of the education reform of Kwangsi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deas of Dr. Sun Yat-sen.

Key words: Kwangsi, education reform, adult education, tutelage education, militia

救亡兼啟蒙的良方： 雷沛鴻訓政式普及教育改革思想

朱 宏 源*

前 言

- 一、認清時代需要
 - 二、善用廣西資源
 - 三、全面教育
 - 四、雜揉中西
 - 五、力求可行
- 結 論

前 言

國民政府時期，曾任廣西教育廳長、廣西大學校長，大陸易幟以後，曾任廣西政協副主席的雷沛鴻，一直是個被歷史所掩埋的人物。其實，他曾經轟轟烈烈地改造了中國的教育方式，不單是理論，而且也成爲實際。

光緒十三年最後一天，也就是西元 1888 年的 2 月 11 日，雷沛鴻誕生於廣西南寧府宣化縣東鄉的津頭村。1967 年，也就是文革開始的第二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文之撰寫，承廣西前任教育廳長韋善美、雷沛鴻夫人馬清和、華中師大教育所教授周洪宇、台北力行國小教師莊玉明提供許多資料，本所數位匿名審查人惠賜高見，林美莉、龐桂芬小姐細心校讀，以及朱麗蓉、江佩穎、廖懿姿、葉靜佳小姐也協助甚多，特此致謝。

年去世，享年 79 歲。¹ 他 4 歲啓蒙，14 歲(1902)參加歲考與科考，均得第一，爲補廩生。16 歲先後考入兩廣簡易師範學堂文科及廣東高等學堂預科。翌年，再入兩廣高等實業學堂高等甲班，攻讀應用化學。

雷氏早富民族思想，未弱冠（1907、1908 年間）即加入同盟會，在廣州、香港一帶，從事革命宣傳活動，並聯絡廣州新軍，於 1910 年起事，再於隔年參加黃花崗之役。及武昌之役興，趕返南寧，策動陸榮廷反正，並擔任談判代表。民國成立，任左江師範監督，旋任南寧中學校長、《西江報》總主筆，時年 24 歲。

25 歲先後考取留日及留英公費，赴英學習。隔年，轉赴美國紐約，與林森、鄧家彥等參加中華革命黨，任紐約分部書記。先後就讀密西根大學、歐柏林大學，專攻政治學，副修教育，共三年半，獲文學士學位。再入哈佛大學，於 1921 年獲碩士學位後返國，時年 33 歲。²

民國十年(1921)雷沛鴻返國之後，往返南寧、廣州、上海等地，開始投入教育工作，發起「村治改革」實驗，組織村治協會，並與徐謙等創辦法政大學，數度赴菲考察與演講。1927 年 5 月（39 歲）首度擔任廣西教育廳長，籌辦廣西大學。年底奉派赴歐考察十個月後返國。1929 年 7 月，第二度擔任廳長，以俞作柏、李明瑞政變失敗，9 月即離職。隔年，所譯英國 Albert Venn Dicey 名著《英憲精義》，由商務印書館出版。³ 1933 年應李宗仁邀，第三度擔任廣西教育廳長，開始推動「廣西教育改進方案」。當時是 45 到 48 歲的年紀。

1933 至 1936 年在廣西所推動的教育改革，是他一生最重要的階段之一，也奠定他在今天的中國大陸，被視爲當代中國教育家的基礎。在這段時間，他有效推動廣西省全面的國民基礎教育，以普及教育的精神，配上實驗，作爲基礎；藉著桂系強人李宗仁、白崇禧、及黃旭初的支持，在短短三年中，讓廣西的教育有了戲劇性的變化，而且在抗戰初期，更得到國

¹ 雷堅，《雷沛鴻傳》（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 4 月）。

² 雷沛鴻似乎在這段時間加入（洪門）致公黨。

³ Albert Venn Dicey（戴雪）的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這部書，被政治學等學界視爲經典，而雷氏在商務印書館的譯本，也頗受肯定。

民政府的肯定，通令各省加以學習。本文的目的，就在深入了解這一段重要，但卻鮮為人知的教育史上的故事。

1993年3月，他被視為「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僅有的幾位構建中國教育系統工程」的「大師」之一。「其他的幾位是黃炎培、陶行知、梁漱溟、晏陽初」。⁴ 爲什麼在他身後數十年，大陸的教育界開始如此推崇他？值得從歷史的角度，加以探究。

還有一點：雷沛鴻正是中國國民黨昔年黨化教育的宣揚者、設計者，以及規劃、推動、執行的最重要人士。早在民國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國民革命軍仍在北伐途中，他已經提出〈整頓廣西全省縣、市、鄉立小學方案〉，⁵ 呼籲以黨化教育整頓全省的小學。他說：⁶

吾國本爲經濟落後之國，廣西尤比他省爲甚，一般民眾自然難得受初等教育之機會，遑論高等教育！誠如是，爲廣西全省普及教育計，小學教育在教育制度中實應占極重要位置。且當此黨化教育開始之際，尤應將全省縣、市、鄉立小學極力整頓，務令其完全黨化，以立基礎。

他的〈方案〉，得到廣西當局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的支持。〈方案〉中還自稱：所提規劃，是根據在廣西辦理小學的實際困難，以及「本黨決議」而擬訂。而所謂的「本黨決議」，就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第十三條：「勵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整頓學制系統，增加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⁷

事實上，這只是中國國民黨早年的理想。在執政之後，就發現困難重重，因此雷沛鴻又加入成人教育。「成人教育」的意義，他說：「凡爲全國十八歲以上的男女而設施的教育，都可稱爲成人教育。而成人教育不單

⁴ 錢宗範，《雷沛鴻的生平和事業》（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頁316。

⁵ 原載於《廣西教育公報》，2：4（民國16年8月23日）。

⁶ 雷沛鴻，〈整頓廣西全省縣、市、鄉立小學方案〉（民國16年8月23日），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續編）（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初版，以下簡稱《雷沛鴻文集》（續編）），頁203。

⁷ 轉引自雷沛鴻，前引文，頁209。

純是教育的一個階段，且是生活的一種方法。」⁸ 民國二十二年他第三度擔任廣西省的教育廳長之後，就將小學教育，從單純的兒童教育擴大到成人教育。並且將兒童、青少年、以及成人都包括在內，統一在小學之中施予教育。這種作法，在今天看起來，也和黨化教育一樣，都十分新奇而不可思議。

雷沛鴻將這種教育稱為「國民基礎教育」。事實上，它應該算是一種「普及教育」，打算在到處都是文盲的廣西，以最短的時間之內，使人民具備閱讀的能力。這是非常困難的一個計畫，但雷沛鴻執意如此。而且，他要達到的還不止於此。他還希望這些人經過學校的訓練之後，更能從事經濟生產，更樂於保國衛民，前赴疆場。雷沛鴻的國民基礎教育，很顯然是針對當時的中國以及廣西的特殊需要而設計的。的確，在日本發動九一八瀋陽事變（民國二十年）與一二八淞滬事變（民國二十一年）之後，到七七事變（民國二十六年）展開全面侵略，這中間的五個年頭，中國人必須趕緊準備應戰。而準備的重點，就是國民基礎教育。透過訓政式的普及教育，雷沛鴻希望他能啓蒙民眾，以便救亡：拯救危亡的中國。

雷沛鴻教育改革的成就，兼理論與實務而有之。本文限於篇幅，先介紹他思想的部分，而且祇討論國民基礎教育這個範疇。由於他的國民基礎教育，具有兩大特色：一、在國民政府訓政時期實施，二、以普及為原則；又具有兩大目的：一是救中國，免於日本的侵略，二是教導生產知識與愛國精神，因此與和平時期有重大差異，這是他的教改值得探究的另一個原因。⁹

簡單地說，本文要研究的，是一九三〇年代廣西的教育改革，特別是選擇雷沛鴻廳長主政時期(1933-1936)所推動教改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普及

⁸ 雷沛鴻，〈最近廣西教育設施的趨勢〉（民國 23 年 2 月 19 日），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上）（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89 年初版，以下簡稱《雷沛鴻文集》（上）），頁 145。

⁹ 本人曾於六年前在本所集刊發表：〈廣西教育的初期現代化〉，三年前在專刊第 76 號發表《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已對廣西現代化教育做了初步的探討。本文可以說是第三度處理這個問題，文中將六年以來在中國大陸出版或發表的重要相關著作加以閱讀，並以主題為導向，史料作基礎，重建歷史。

國民基礎教育，來深入探討。

這個部分，在英國，曾有 Diana Lary 於其倫敦大學博士論文、¹⁰ 及劍橋大學出版的 *Region and Nation*，¹¹ 在美國，曾有 Eugene W. Levich 於其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¹² 及 M. E. Sharpe 出版的專書，¹³ 以及拙作《從變亂到軍省》¹⁴ 都曾經加以討論。三個人都持正面的肯定態度，但祇有作者本人曾經提及雷沛鴻在教育上的成就。¹⁵ Lary 三度提及雷氏，但只當成文化界與政界的重要人物，而與馬君武、雷殷二人齊名。¹⁶ Levich 非常肯定 1930 年代廣西教育的成果，¹⁷ 但對於雷氏，則隻字未提。在中國大陸方面，則有若干學者曾經深入撰研，特別是在桂林的廣西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韋善美，¹⁸ 曾與瀋陽師範學院教育系副教授兼主任程剛，¹⁹ 合寫《雷沛鴻的教育思想研究》²⁰，書中以歷史為綱，分十章介紹雷氏教育思想；還有廣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的錢宗範教授，領導該系碩士班研究生李金偉等六人所合作的《雷沛鴻的生平和事業》²¹；以及雷沛鴻次女雷堅，在廣西通志館

¹⁰ Diana Lary, "The Kwangsi Clique in Kuomintang Politics, 1929~1936," Ph. D. dissertation, 1968.

¹¹ 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¹² Eugene W. Levich, "Mobil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Kwangsi Province, 1931~1939," Ph. D. dissertation, 1984.

¹³ Eugene W. Levich, *The Kwangsi Way in Kuomintang China, 1931~1939*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¹⁴ 朱宏源，《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4 年）。

¹⁵ 朱宏源，〈廣西教育的初期現代化，1902-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1（民國 81 年 6 月），頁 361-367。

¹⁶ Lary, *Region and Nation*, pp. 152, 216, 237n.

¹⁷ Levich, *The Kwangsi Way in Kuomintang China, 1931-1939*, Chap. 9, pp. 126-140.

¹⁸ 韋善美是廣西雷沛鴻教育思想研究會會長，曾任廣西教育廳長、《教育史研究》季刊顧問、廣西人大教科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曾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美國愛荷華大學講學。

¹⁹ 程剛著有〈創造力簡論〉、〈心理現象的反映論解釋之我見〉。

²⁰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年，初版。

²¹ 錢宗範主編，《雷沛鴻的生平和事業》。

編寫的傳記。²² 這三部書專門探究雷氏，所採取角度不外歷史縱貫式陳述，未專對某一主題，深入橫面詳細剖析。其餘另有數十篇論文，分由大陸各省學者所撰寫，做了相當多的橫面剖析。²³

真正以專題做橫面的系統剖析的，應屬廣西師大郭道明教授主編的《雷沛鴻國民教育概論》。²⁴ 該書已指出，雷沛鴻對中國現代教育最大的貢獻在國民教育，但仍與以上諸人相同，並未將其成功的基礎建立在真正的歷史之上：以國民政府所領導發動的訓政時期國家建設，與抗日前積極備戰，以及「新桂系」勵精圖治三大要素為主幹的時代大環境相結合。大陸學者雖已開始肯定新桂系，但格局不大，仍受目前中共意識形態牽制，對中共不利或對國民黨有利的故事以及史料，仍多保留。很顯然，他們教育史的論述，受到政治的影響相當之大。

職是之故，鑑於英美學者探討不夠深入，而大陸學者以有限的史料，既定的觀念框架來撰文，極易誤導讀者，有必要加以澄清，因此留給作者很大的空間，來作進一步的探討。

作者發現，雷沛鴻對時代環境有宏觀而深入的了解，對廣西的可用資源也清楚。以這兩大客觀條件為基礎，再展開全面性的基礎教育，以愛國的精神雜揉中西、務實的手法力求可行。這些要點，形成他教改思想，以訓政與普及為原理的主要項目。以下逐項加以論述。

一、認清時代需要

民國十六年春，當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之際，「黨化教育」一詞，甚囂塵上。但其真正意義及具體方案，無論在教育界和一般國人心中，都沒有一致的見解和明確的觀念。奠都南京以後，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委

²² 雷堅為通志館編審，著有《雷沛鴻傳》。

²³ 參見：韋善美，〈序〉，錢宗範，《雷沛鴻的生平和事業》，頁 1-2；曹天忠，〈中國現代教育家雷沛鴻教育思想討論會綜述〉，《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25（民國 87 年 3 月），頁 26-30。

²⁴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初版。郭道明為廣西師範大學前任副校長，現任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員韋慤，建議以革命化、民眾化、科學化、社會化的教育，作為黨化教育的特質。他的意思是：²⁵

(1)革命化的教育：是反因襲的教育，還要推翻一切社會不平等的組織，建設一個真正自由平等而博愛的社會。

(2)民眾化的教育：不祇由民眾所有，而且是民眾人人皆能享受的教育。

(3)科學化的教育：照科學的方法來實施，拿最進步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做基礎。

(4)社會化的教育：教育就是改革社會、建設社會的種種活動；學校的設備、課程、活動都要社會化。²⁶

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所謂黨化教育，就是三民主義化的教育。因為國民黨所信奉的主義是三民主義，國民黨要革命救國。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即決定「以黨治國」，由黨領導政府，且一切設施以三民主義為依歸，黨化教育當然就是三民主義化的教育。²⁷

民國十七年五月，大學院召集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決議以實現三民主義為教育的鵠的。十八年三月，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確定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案〉。同年由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其宗旨如下：²⁸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此時由於民族主義高漲，因此著重厚植國家的精神基礎，發展培育國魂的訓育制度，並且特別強調「訓政」，認為人民有必要由中國國民黨來加以訓育。而訓育的原則，正是今天在台灣深受輿論攻擊的「黨化」教育。

然而黨化教育實施效果不大，而且在教育思想上發生不良的副作用。

²⁵ 鄭世興，《中國現代教育史》（台北：三民書局，民國70年初版），頁187。

²⁶ 姜書閣編著，《中國近代教育制度》（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22年8月）。

²⁷ 鄭世興，《中國現代教育史》，頁188。

²⁸ 轉引自鄭世興，《中國現代教育史》，頁200。

謀國者眼見內亂外患相逼而至，認為不從事公民訓練，不足以挽救危難，才又恢復公民教育。民國二十一年十月，教育部頒布小學課程標準，取消黨義科而正式恢復公民科。²⁹ 事實上二者的本質是相同的，祇是形式不同，都是國民政府以三民主義為宗旨，所推行的「訓政」式救亡兼啓蒙的運動。

依民國十八年六月，中國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規定訓政時期為六年，也就是至民國廿四年完成。³⁰ 其後國民政府在民國二十年五月召開國民會議，制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規定中央及地方應寬籌教育上必需之經費，其依法獨立之經費，並予保障。³¹ 於是國民政府體系中，教育行政部門正式取得法律上的保障，來使用教育經費。³²

國民政府為何在這個時候，不強調其他因素，而要強調教育？並且用訓誡的方式來進行呢？主要的原因當然是人民程度實在太低。

首先，成人文盲太多，兒童失學也太多。雷沛鴻自然注意到這一點，他說：「我國人口，據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內政部公布，為四萬萬七千四百七十八萬八千三百八十六人。現在全國估計僅有八千萬識字的群眾，……還有三萬萬九千四百七十八萬七（八？）千三百八十六人都沒有識字，至少占百分之八十。」他接著又說：「一百個人之中至少有八十個沒有識字。若單單拿全國學齡兒童來說，約為五千萬人。據民國十九年教育部公布初等教育兒童數為一千零五十九萬九千四百二十四人，那不能入學、徘徊於教育圈子之外的學齡兒童，竟有三千九百四十萬零五百三（七？）十六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以上。」³³

其次，我國不祇文盲比率偏高，而且民族語言結構頗複雜。整個中國的情形如此，廣西亦復如此。因此，雷沛鴻發現，教學上必須使用什麼語

²⁹ 同上，頁 190。

³⁰ 吳家瑩，《中華民國教育政策發展史：國民政府時期(1925-1940)》（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 79 年 3 月初版），頁 316。

³¹ 參見《訓政時期約法》，第 52 條。

³² 吳家瑩，《中華民國教育政策發展史：國民政府時期(1925-1940)》，頁 315。

³³ 雷沛鴻，〈國語運動與普及國民基礎教育運動〉（民國 24 年 2 月 11 日），《雷沛鴻文集》（續編），頁 225。原文有誤，雷氏所說的確實數字似待查。

言文字，竟然也是一個大問題。由於國家經濟力、文化力均不足，要想實踐他本人自由主義理想，實質上是相當困難的。爲求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存，縱令民族結構複雜，但在語言、文字方面，此時宜合不宜分。他分析道：³⁴

我們知道民族構成的要素與種族的構成是各不相同。種族的構成是有血統上的關係，於是，他在歷史上、宗教上以及一切風俗習慣上都有共同之點，所以欲謀文字語言之統一，事實上自然不發生多大的困難。然而民族構成是合成多數不同的種族在一起，各個種族都有其不同的歷史、宗教、風俗習慣，這樣一來，要求文字語言能夠統一，確是不容易；但是爲著要求整個的民族能夠生存下去，卻又不能不求文字語言的統一。

雷沛鴻接著以他最熟悉的美國爲例。他指出「美利堅民族的構成，是由世界上許多種族參加」³⁵而成的，但是美國並沒有採納多種語言或文字。凡是住到美國的人，似乎沒有人公開反對祇以英語英文做爲溝通工具。中國的情況也相同，必須統一語文。廣西即使有許多種族，卻是中國的一部分，自然不可例外。因此，語言必須及早統一，而教育則必須及早普及。³⁶然則教育要普及，在貧弱的中國，以及偏僻的廣西，他的方法是如何呢？當時的學界或教育界的主張又如何？

民國十六、七年至二十二年，爲我國鄉村教育思想的全盛時期。這期間鄉村教育思想的派別甚多，其中較重要者有鄉村生活改造派、鄉村建設派及平民教育派。這三派思想頗多差異。鄉村生活改造派以「生活教育」的思想爲理論根據，它主張社會即學校，因而把學校辦在社會裏，以學校作改造鄉村社會的中心，注重學校和社會事業的聯絡和合作，重視社會活動和改造社會，蕩平了學校和社會間的圍牆。這種理論頗能影響雷沛鴻。鄉村建設派以梁漱溟爲領袖。³⁷梁氏爲廣西人，對廣西有直接的影響，對雷沛鴻亦不例外。這些派別的思想，自爲雷沛鴻所重視，希望兼顧，熔於

³⁴ 同上。

³⁵ 同上。

³⁶ 同上，頁 226。

³⁷ 鄭世興，《中國現代教育史》，頁 198。

一爐。

接著而來的問題是：教育的對象以何者最恰當？是及齡學童，還是失學的大人？

當時有識之士，以為如果要從根本做起，就須喚醒民眾，否則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因而自民國十六年起，有民眾教育思想的崛起。在發展初期，既乏系統的理論，更少定則的方法，一切在摸索當中。後來，經政府極力提倡，並由教育學者（如陳禮江）、社會人士以及民眾教育機關（如民國十七年成立的江蘇省立民眾教育學院，二十年冬成立的中華社會教育社）埋頭研究，自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有關民眾教育的論著，才逐漸豐富。對於民眾教育的意義、對象、特質、範圍、基礎、目的、內容、制度及方法等，均有立論，一時間呈現朝氣蓬勃的現象。³⁸

民眾思想的發端亦與蘇聯有關，雷沛鴻也以蘇聯教育體系為例。他說：³⁹

蘇聯教育體系分爲兩大類，一類是兒童教育和青年教育，一類是成人教育。兒童教育和青年教育方面，有初等中等高等各級教育。此外則爲掃除文盲以及成人教育，全國各種學校，總名曰社會教育。一切學校應以社會爲教，應該是屬於社會的，應該是透過社會一切制度的。所以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合流，這是一個例證。

國民政府決策階層，也重視成人補習教育，如在二十四年十一月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確定今後教育改進方針案」，除責令中央及各省市，無論財政如何困難，均逐年增加義教預算，務使全國小學至少每年可增加五百萬學童以外，「並當增設成人補習學校，以期小學義務教育與民眾教育同時並進，使掃除文盲的工作，得以及期完成。」另外通過「民眾教育案」，指示「(1)中央照厲行義務教育辦法，歲撥巨款，補助地方民教；(2)各省市縣政府每年教育經費預算於民教至少須佔四分之一。」⁴⁰ 希望從中央到省縣，都撥出相當款項來推動。國民政府這種作法，若用現代的術語

³⁸ 同上，頁 199-200。

³⁹ 雷沛鴻，〈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合流問題〉，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下）（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 初版，以下簡稱《雷沛鴻文集》（下）），頁 170。

⁴⁰ 吳家瑩，《中華民國教育政策發展史：國民政府時期(1925-1940)》，頁 425。

來說，就是具有「普及性」與「全民性」，能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

但以中國當時的社會條件與經濟能力而論，無論政府多有辦法，要在短期內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率顯著降低，的確是相當困難的。因此，如何向教育界保證確有貫徹普及教育的誠意，以爭取教育界的支持，是個大問題。而其良方何在？並不容易尋得。

在這一段期間，國民政府確實也採取一系列計畫，來推動普及教育，如民國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的義務教育計畫、及民國二十五年成人補習教育計畫。可惜成效都極有限。一直到獲悉廣西因為教改成功：能夠動員最多民眾參與抗戰，才在民國二十九年，決定仿照雷沛鴻的方案，規劃出兼顧義務教育與失學民眾補習教育的「國民教育」，並且遍告全國各省加以實行。⁴¹

雷氏以普及為精神首度推動的國民教育，自此成為時尚。雷氏在廣西省率先推動的這一套教育方法，事實上已經參考了自由世界與共產陣營的主要流派，而且自有特色。白崇禧說得很清楚：⁴²

本來我們中國的教育是拉雜湊合的，不能迎合社會進化的潮流，社會經濟的現況，有些取法於歐美也有，取法於日本也有，大都是一昧盲從，不能斟酌國情去施行的。現在中國所用的教科書，大都是江浙人編著的多，就以江浙的風俗習慣來比較廣西，大多是不同的，何況拿歐美的教育，施諸我們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還能夠適合嗎？所以我主張把中國的教科書馬上改良，使教育與職業打成一片，才可補救。

追求實用與普及，是當時全國的心願，而由廣西率先實行。

當時身為廣西二號領袖的第四集團軍副總司令白崇禧，他如此一席話，正表明廣西軍政當局兩種十分明確的態度：首先是奉行國府黨化教育或三民主義式公民教育的政策；其次是廣西的自我鞭策，要求自己成為整個中國的楷模。對於軍政當局這種志向，雷沛鴻看得很清楚。他說：⁴³

⁴¹ 同上，頁 426。

⁴² 白崇禧，《白副總司令訓話集》（梧州：梧州區民團指揮部，民國 22 年初版），頁 17。

⁴³ 雷沛鴻，〈廣西建設與國民基礎教育〉（民國 30 年 11 月 15 日），《雷沛鴻文集》（下），

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的實施，開始於民國 22 年，那時是「九一八」事變後第二年，敵人正侵占熱河，進逼平津，訂立〈塘沽協定〉，河北危殆，國內各地又高嚷農村破產，外患內擾接連而來，民族空前的危機顯露無遺，怎樣挽救這危亡的民族呢？成爲當時朝野上下努力的主題。在廣西，李德鄰、白健生、黃旭初三先生就領導廣西的民眾，努力奉行三民主義，樹立「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革命目標，埋頭苦幹，擔當起挽救危亡民族的神聖的任務。

根據這樣一個時代的大環境與廣西的小環境，雷沛鴻要在廣西實踐他的理想，就必須懂得就地取材，善用廣西的資源。

二、善用廣西資源

雷氏可以說是敏於時勢，對於如何運用當時的各種因素，達成教改，他有若干辦法：

（一）配合武化要求

一九三〇年代的廣西，首要領導人李宗仁曾經回憶當年立足廣西，胸懷中原的情景。他指出建設廣西的要領首在用人。事實上，他用的都是軍人。他說：⁴⁴

在群賢協力之下，我們首先精簡省內軍民兩政。由我擔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白崇禧爲副總司令。葉琪爲總參謀長，廖磊爲第七軍軍長，夏威爲第十五軍軍長。廣西省政府則由黃旭初擔任省主席。所以任職人員俱是一時之選。

李（宗仁）、白（崇禧）、與黃（旭初）所領導的廣西省軍隊與政府，在一九三〇年代前半段，的確做了各方面的建設，成效斐然，立即使廣西成爲全國其他各省仿習的對象。⁴⁵ 從民國二十一年開始，在一年的時間

頁 285。

⁴⁴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興出版社，1986），頁 421。

⁴⁵ 朱滋源，〈1930 年代廣西的動員與重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7，下冊（民國 77 年 12 月），頁 307-353。

中，其他省份連調查戶口都未辦好，而桂省不但調查了戶口，清丈了土地，而且更設立警衛，把四週的道路都做好。更值得稱奇的，他們不但自行建立警衛，而且盜匪也幾乎根絕。全省九十九縣，到民國二十三年時，幾乎已到達「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境界，使中外人士爭先恐後，要親自到省來看個究竟。⁴⁶ 爲什麼貧窮的「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的廣西，於民國二十三年時能夠達到這樣的地步呢？

廣西省於民國二十三年到二十六年之所以能夠治安良好，爲中外注目，李、白、黃的合作無間，「三自政策」的有效推行，〈建國大綱〉的得以落實，自然都是原因。但是，能把這幾大因素有效串連起來的，則是一種「武化」的精神。胡適曾經盛讚桂省的武化精神。分析武化精神在桂特別發揚的原因，他從廣西省的民族性開始，提出四點：⁴⁷

- (1)廣西民族中有苗、僛、壯、侗、僩諸原種，富有強悍的生活力；
- (2)太平天國遺風；
- (3)有頗受民眾崇拜的現代武將，如劉永福、馮子材；
- (4)有很有能力的當代軍事領袖。

胡適這幾點說中了廣西的特徵。另外，除了上述桂省自己具有的條件外，還有國外的因素：當時瀰漫全球的軍國主義好戰氣氛以及敵人的壓境，則亦是武化昂揚的最佳激素。當年的軍事強國，如德意志的納粹、意大利的法西斯，都是桂人全體上下仿習的榜樣。由白崇禧、韋雲淞所領導推動的新型民團，就是以德、意兩國爲模範的。⁴⁸

將廣西武化，當然必須藉重軍隊。廣西的軍隊，在北伐過程素以驍勇善戰著稱，得到「鋼軍」雅號。⁴⁹ 民國二十年底陣容仍極堅強。（圖一）但武化要透過教育來執行，這究竟如何著手？廣西有條件由武人來執行教育工作家的的工作嗎？

⁴⁶ 除了梁漱溟、陶行知、胡適之外，江蘇省侯鴻鑑、韓國李斗山等等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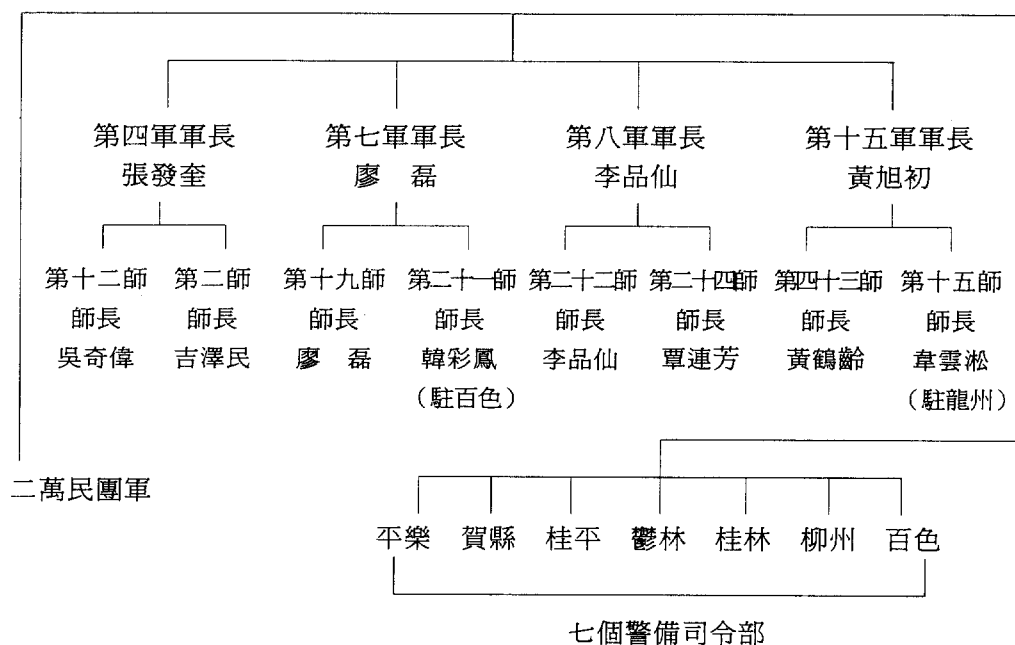
⁴⁷ 胡適，《南游雜憶》（台北：啓明書店，民國48年），頁61-62。

⁴⁸ 白崇禧，〈從德意兩國的自強說到學校軍訓和體育〉，（南寧）民國日報社編印，《壹年來之廣西》，民國22年元旦特刊，頁1。

⁴⁹ 朱宏源，〈廣西與北伐〉，《現代中國軍事史評論》，期6（高雄：中山大學，民國79年3月），頁11-13。

圖一 第四集團軍編制簡圖（民國 20 年 11 月）

總司令	李宗仁
副總司令	白崇禧
前敵總指揮	張發奎
總參謀長	葉琪
參謀長	張任民
主任	張潔齊
桂林行營主任	葉琪
梧州行營主任	蘇學愚



資料來源：須磨彌吉郎，《廣西省事情》，日本外務省檔案，昭和6年11月10日，頁51-55。

（二）重整文化資源

廣西由於偏處廣南西路，自古以來文風即不鼎盛。其於清朝中進士的人數，在全國十八行省中居於殿後的地位。⁵⁰ 不過，若再除以各省的人口數，

⁵⁰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228-229.

則廣西排名變成第十二，尙稱差強人意。（參見表一）以這樣的背景，在民國成立甫二十年光景，就想大刀闊斧從事教改，的確不容易。

表一 六省份清代進士人數概況統計表

	廣西	廣東	雲南	貴州	河南	江西
1644-1661	2	34	0	1	297	83
1662-1722	28	91	46	31	311	200
1723-1735	17	69	48	29	81	115
1736-1795	102	252	129	129	282	540
1796-1820	67	106	117	98	133	223
1821-1850	91	139	119	95	169	265
1851-1861	27	36	36	29	95	74
1862-1874	72	79	42	44	108	122
1875-1904	164	206	156	143	217	273
總人數合計 (名次)	570 (第18名)	1012 (第13名)	693 (第16名)	599 (第17名)	1693 (第4名)	1895 (第5名)
每百萬人中 平均數 (名次)	90 (第12名)	63 (第15名)	94 (第9名)	116 (第5名)	81 (第13名)	99 (第8名)

資料來源：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223, 228-229.

但雷沛鴻執意如此。在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上任以後，就想透過上述兼民眾教育與兒童教育而有之的普及教育，也就是他所謂的「國民基礎教育」，來達到這個目的。他想到的方法，必與廣西當時的主客觀條件有關。而這些條件，又與軍政當局緊密結合。他指出：「廣西這三四年來經李、白總司令之努力，把從前不安定的地方，由於民團訓練與鄉村組織，特別著重於鄉村下層組織的健全。此外，剿匪安民，復使整個社會趨於安定。」⁵¹ 當時軍政當局想的是厚儲抗戰實力，準備動員一百二十萬人，編為 800 團。換言之，

⁵¹ 雷沛鴻，〈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周年紀念暨普及國民基礎教育慶祝大會開會詞（民國 24 年）〉（以下簡稱〈開會詞〉），《雷沛鴻文集》（續編），頁 212。

他們需要一百二十萬個兵，以及八萬個軍事幹部（每團以一百個幹部計）。⁵² 這些官、兵，尤其是兵，要由各學校加以訓練。換言之，要用補習教育的方式來訓練。⁵³ 而民國二十二年廣西的學校有多少？它們又如何可能訓練出多達一百二十萬個士兵與八萬個軍官呢？

在民國二十三年初，也就是雷沛鴻剛剛上任幾個月之後，廣西人的教育程度仍舊非常不樂觀。雷沛鴻說：「廣西的中等教育，省立的、縣立的和私立的，一共有七十所，師範講習所四十所，兩共一百一十所。每年之經費，在省庫可算為最大之支出。其效果如何呢？中學畢業會考共舉行三次，結果及格者僅一、二十人。」⁵⁴ 整體而言，以一個有一千二百萬人口的省來說，三次會考才通過一、二十人，的確是過份偏低的。因此雷氏接著說：「在未會考以前，每校有三十人畢業，一年約有二千五百人畢業，而會考則僅一、二十人畢業（通過）……。」⁵⁵ 廣西中學教育程度之低落，由此可見一斑。

中學如此，小學，或者說他所謂的「國民基礎」學校的成果如何？他曾經在就職不久作過統計：⁵⁶

茲就二十三年度全省人口及教育調查所得推算而作成統計如下，以資解證：

國民基礎學校——全數應為 24,000 校，⁵⁷當時已設者為 15,260 校（占 62.5%）

——當時未設者為 9,140 校（占 37.5%）

中心國民基礎學校——全數應為 2,430 校，當時已設者為 971 校（占 39.9%）

——當時未設者為 1,459 校（占 60.1%）

⁵²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頁 233。

⁵³ 白崇禧，《白副總司令訓話集》，頁 40。

⁵⁴ 雷沛鴻，〈最近的廣西教育〉（民國 23 年 4 月 9 日），《雷沛鴻文集》（上），頁 148。

⁵⁵ 同上。

⁵⁶ 雷沛鴻，〈廣西國民基礎教育運動的時代使命〉（民國 24 年），《雷沛鴻文集》（下），頁 13。

⁵⁷ 依據廣西民政廳的規定是，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村。廣西人口在一千二百萬以上，每村平均以五百人計算，則全省計可得二萬四千村。

其中，兒童就學人數 818,492 人，占 38.6 %；成人男性識字率佔 23.2%，而女性則祇佔 1 %。⁵⁸ 以這樣一個客觀的不利條件，雷氏在接受了李宗仁的親自禮聘，出任教育廳長之後，究竟是怎麼想的？是不利呢？還是有利？雷沛鴻的答案，竟然是有利。他說：⁵⁹

所以國民基礎教育在別省盡可有同樣需要，可是事實上只能嘆有心無力。本省因爲下層已有組織，新事業可以推行容易，而且自從確定「建設綱領」之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都已打成一片，而喚起全省父老兄弟諸姑姐妹一律總動員，大家都能照此總目標以趨赴。

似乎雷氏對於廣西本身的條件相當肯定，而且相當樂觀、相當有自信。他又說：⁶⁰

要建設就得給廣大的民眾受教育。於是，作爲建設廣西的一件首要的工作，就有普及國民基礎教育六年計劃的推行。謀全省村街基礎學校在二十五年七月前普遍設立，鄉鎮中心基礎學校在二十六年七月以前普遍設立，使廣大的民眾於短期間內受到教育，以求建設工作順利進行。所以普及國民基礎教育本身是廣西建設工作的一環，同時它又是推進廣西建設的一個主要的齒輪。

到底廣西有哪些下層組織，使雷氏認爲可以容易地推動新事業？

（三）動員廣西民團

他所依賴的，其實並非學校組織，而是帶有軍事味道的民間團體，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廣西民團。

廣西民團在廣西三傑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聯手推動之下，不數年即卓然有成。民國二十四年，廣西民團的組織已經十分完備。全省分別成立八個指揮部，每個指揮部管轄八個到十七個縣的民團。其詳情如表二。

⁵⁸ 《雷沛鴻文集》（下），頁 13。雷氏的統計數字恐須進一步查證。

⁵⁹ 雷沛鴻，〈開會詞〉（民國 24 年），《雷沛鴻文集》（續編），頁 213。

⁶⁰ 雷沛鴻，〈廣西建設與國民基礎教育〉，同前，頁 285。

表二 廣西民團區指揮部及其轄區（民國 24 年）

區名	駐地	所轄縣數	縣名
南寧區	武鳴	17	邕寧，扶南，上思，綏淥，永淳，同正，橫縣，都安，隆安，武鳴，遷江，那馬，隆山，上林，果德，賓陽，來賓。
梧州區	桂平	14	蒼梧，藤縣，平南，桂平，貴縣，武宣，岑溪，鬱林，陸川，博白，興業，北流，容縣，象縣。
桂林區	桂林	11	桂林，永福，義寧，靈川，全縣，陽朔，百壽，龍勝，興安，灌陽，資源。
平樂區	八步	11	平樂，修仁，富川，賀縣，蒙山，信都，荔浦，恭城，鍾山，昭平，懷集。
柳州區	宜山	16	柳州，柳城，融縣，三江，中渡，榴江，雒容，河池，南丹，天河，羅城，忻城，東蘭，思恩，宜北，宜山。
龍州區	龍州	12	龍州，崇善，上金，思樂，明江，寧明，憑祥，左縣，龍茗，萬承，養利，雷平。
百色區	百色	10	百色，西林，西隆，凌雲，鳳山，平治，萬岡，田西，天峨，樂業。
天保區	天保	8	天保，敬德，向都，鎮邊，靖西，田東，田陽，鎮結。

資料來源：〈廣西的民團〉，《廣西文獻》，期32（民國75年4月），頁11-12。

這個組織，經過有效的訓練與初步的裝備之後，已使整個廣西社會治安大大改善，讓外省人來廣西贊不絕口。胡適來廣西旅行之後，發表所見所聞，他說：「我們作長途旅行，半夜後在最冷的江岸邊泊船，點起火把來遊巖洞，驚起茅篷裏的貧民，但船家客人都不感覺到一毫危險。」⁶¹ 他們肯定這是廣西武化精神的影響：「我們至今還不曾做到武化，還不曾做到民族國家的自衛力量。但在全國各省之中，廣西似乎是個例外。我們在廣西旅行，不能不感覺到廣西人民的武化精神是比別省人民高得多，普遍得多。」⁶²

像這樣的民團指揮系統，以及尚武風氣，都是雷沛鴻所肯定的，並且要大加運用，來推動他的〈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六年計畫大綱〉。他的意思，

⁶¹ 胡適，《南游雜憶》，頁 5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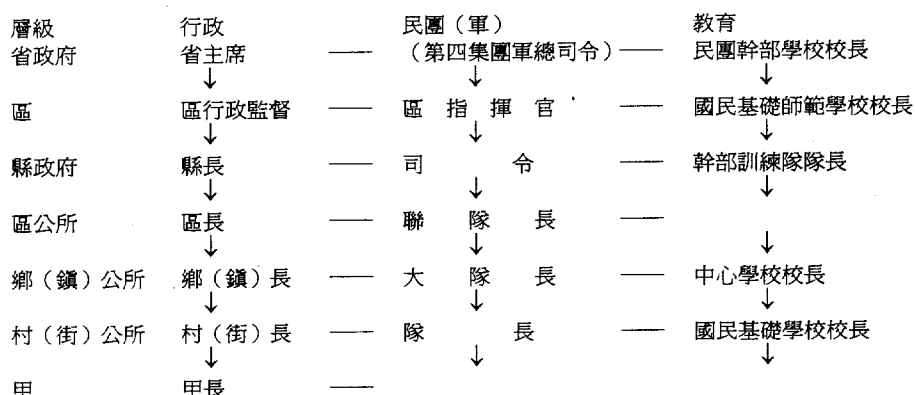
⁶² 朱法源，〈1930 年代廣西的動員與重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7，下冊（民國 77 年 12 月），頁 334。

是要用軍事爲動源，達成兩項要旨：(1)以政治力量爲主，經濟力量及社會力量爲輔，限於六年之內，普及全省國民基礎教育；(2)以國民基礎教育的力量，助成政、經、文、社的建設。⁶³ 從兩大主旨，可知這不單是雷氏的意見，更應該是廣西軍政當局，落實文化建設的要著，是在國民基礎教育上面。首先，他們要透過教育等，全力打好文化基礎，接著再做政治（特別是國防方面）的運作，以配合時代的需要，執行「三位一體」政策。⁶⁴ 更具體地說，這是一套「以民團的力量來推動一切」的制度。⁶⁵ 這套制度運作下來，令有識者十分感動與支持，⁶⁶ 其中亦包括雷沛鴻在內。

⁶³ 同上，頁 346。

⁶⁴ 同上，頁 346。三位一體是 1930 年代廣西很重要的一個措施。當年從省到村，由上到下地以政治（政府）——社會（民團）——教育（學校）三者合一的制度，來推動現代化。其詳如下圖：

圖二 廣西省「政—團—教」關係圖（民國 25 年前後）



資料來源：黃旭初，《中國建設與廣西建設》（桂林：建設書店，民國 28 年），頁 445-481。

說明：在省的層次，省主席兼任民團幹部學校校長，但不兼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

不過，由於李、白、黃三人合作無間，雖然形式上沒有三位一體，實質上三位仍是緊密相連的。

⁶⁵ 白崇禧，〈廣西的軍事建設〉（民國 24 年 9 月 13 日在武鳴對四十四師官兵及民團幹部學校軍訓大隊青年軍訓練隊官長員生講詞），全面戰周刊社編印，《廣西的軍事建設》（民國 27 年），頁 6。

⁶⁶ 還有一個韓國人李斗山，他的描述更爲動人。他說：

家國喪失而萍蹤天涯的我，漂泊到溫熱帶的南國。南國的歷史告訴了我它是革命的策源地；我便抱負了平生的願望，比發現新大陸更爲重要的願望，用了沉著的目力，發現了風氣勁然的，革命情緒蓬勃的，從事積極對外準備及對內建設的廣

以軍事味道而非學術味道濃烈的廣西民團為骨幹，能夠實踐教育廳長雷沛鴻推動教改的理想嗎？為什麼他要以這種方式來推動？他的理論基礎為何？他所根據的典範(paradigm)從何而來？又如何做「創造性的轉化」，使適合廣西的環境？

要解答這一連串的問題，就觸及雷氏的國民基礎教育思想所論列的主要部分。爰依序續分三節加以探討：首先是全面性教育，以廣西現有之資源，全面加以整合，並透過教育，再全面予以實踐。這是針對第一、第二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其次，理論的基礎以及其仿襲的典範。針對上述第三與第四個問題，他雜揉中西古今，提出以愛國主義為精神的各種方法。最後是如何根據廣西的條件，務實而可行地從事創造性轉化，針對的是第五個問題。

三、全面教育

雷沛鴻的全面性教育思想，主要可以分成四層次：（一）普及教育改革的組織基礎；（二）城市鄉村孰重孰輕；（三）普及教育的動員層面；（四）普及教育的年齡層次。以下細分四個項目加以論述：

（一）組織動員：以民團推動教改

廣西在民國二十年代，力行「三寓政策」。(1)寓兵於團：民團組織訓練成功以後，影響到兵役制度，此後實行徵兵，容易辦得通。(2)寓將於學：使文武合一。文人要講武，武人也要學文。一般人均能上馬殺賊，下馬露布；今日為學者，明日可為將官。(3)寓徵於募：以募兵手段，達到徵兵目的。應徵者得就自願的挑選，抽籤決定。比起各國徵兵，到法定年齡即強迫入伍，又有不同。⁶⁷ 根據三寓政策，廣西的教育實施起來就與他省大不相同。

雷沛鴻倡導普及國民基礎教育，提出以政治力量為主，社會力量為輔的

原——這就是南中國的新廣西。

詳見：李斗山，〈新廣西〉，《三民主義月刊社》，卷4，期6；卷5，期1（民國23年10月；24年1月）。

⁶⁷ 鍾魯齋，〈廣西戰時教育的實施及其特點〉，《教育雜誌》，28：7（民國27年7月10日），頁28。

主張，強調經濟條件、組織辦法和人才培養三要素。要在窮省廣西使男女老幼，不分貧富貴賤，不問苗漢人種，又不遺在遠，越是邊遠越得到照顧。他堅持從實際出發，分別對象，規定施以不同年限的教育；同時又把兒童教育與成人教育熔於一爐，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打成一片。⁶⁸ 他的重點，與今天的台灣、大陸都不同，而以成人爲主要考慮。同時又要兼顧生產事業和治安的維護。要同時達到多樣的目的，就必須依賴民團了。他說：⁶⁹

所以今後的國民基礎教育，不是單單使民眾識字，還要使他們受生產的教育，技藝的教育，以推進他們的生產的技術和力量。同時並使教育不與政治和經濟背道而馳。在政治上，民眾能表現他們的力量于民團，永將一切的匪亂克服，使地方平治，得以安居樂業。在經濟上，以農村合作社爲本，使農產品的分配問題，得漸解決。

雷沛鴻始終認定教育總得靠政治力量、軍事力量，不能全依賴個人的自發和自動。強調應以民族國家做對象，既能在大處著想，又要在相當的小處著手。⁷⁰

民國二十二年廣西民團已成立兩年多，民眾有了相當的組織，村街中有了初步的人口調查，就可以在每一村每一街都設立一所「基礎學校」，在每一鄉每一鎮都設立一所「中心基礎學校」。基礎學校是村街的文化中心，中心基礎學校是鄉鎮的文化中心，所以國民基礎學校便成爲廣西的社會中心。

因爲雷沛鴻認爲：過去教育普及運動所以失敗的原因，不外：(1)沒有原動力；(2)教育與政治分家；(3)教育與經濟分家；(4)教育缺乏社會基礎；(5)教育設施缺乏整體性和一貫性。於是他所倡導的國民基礎教育運動，在根本的方法上，針對過去的弊端，確定統籌全局的政策。

(二) 重視鄉村：彌補城鄉差距

由於民團已普設鄉間，透過它，就可以把教育的觸角深入鄉村之中，以改善城鄉之間在教育資源上的重大落差。當時的小學，由於鄉村的人口多，

⁶⁸ 韋善美，《教育泛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頁212。

⁶⁹ 雷沛鴻，〈最近廣西教育設施的趨勢〉（民國23年2月19日），《雷沛鴻文集》（上），頁143。

⁷⁰ 雷沛鴻，〈現代中國教育思想的兩個潮流〉（民國24年3月7日），《雷沛鴻文集》（續編），頁242。

因此與城市相比，它的數量也較多。（請見表三）

表三 廣西六個大縣的城市鄉村小學數量比較表（民國 22 年度）

縣 別	縣城小學校數 / 百分比	鄉村小學校數 / 百分比	總 數 / 百分比
邕 寧	16 / 3.12	496 / 96.88	512 / 100
蒼 梧	20 / 5.54	341 / 94.46	361 / 100
柳 州	9 / 7.56	110 / 92.44	119 / 100
龍 州	6 / 6.74	83 / 93.26	89 / 100
桂 林	36 / 10.78	298 / 89.22	334 / 100
百 色	6 / 14.28	36 / 85.72	42 / 100
總 數	93 / 6.38	1,364 / 93.62	1,457 / 100

資料來源：雷沛鴻，〈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法案導論〉（以下簡稱〈導論〉，民國24年1月），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下）（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初版），頁75。

根據表三，從學校的數目看來，鄉村的 1,364 所（佔 93.62 %）明顯遠在縣城的 93 所（佔 6.38 %）之上，而且超過 14 倍；不過，倘若從經費的分配上看，兩者厚薄便絕不相同。鄉村佔的 48.93 %，竟然還低於城市的 51.07 %。表四的經費數（應係以桂鈔為計算單位）及其百分比與表三的鄉村小學校數為城市的 14 倍以上，其差異之大，超過想像。

表四 廣西六個大縣的城市鄉村小學經費比較表（民國 22 年度）

縣 別	縣城經費 / 百分比	鄉村經費 / 百分比	總 數 / 百分比
邕 寧	57,092 / 59.41	39,010 / 40.59	96,102 / 100
蒼 梧	39,387 / 42.86	52,509 / 57.14	91,896 / 100
柳 州	16,058 / 38.12	26,071 / 61.88	42,129 / 100
龍 州	12,166 / 42.80	16,255 / 57.20	28,421 / 100
桂 林	7,302 / 43.30	9,561 / 56.70	16,863 / 100
百 色	23,908 / 80.00	5,978 / 20.00	29,886 / 100
總 數	155,913 / 51.07	149,384 / 48.93	305,297 / 100

資料來源：廣西省教育廳調查結果。文見：〈導論〉（民國24年1月），《雷沛鴻文集》（下）（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初版），頁76。

從表四六個縣的小學教育經費看來，則表三所列的鄉村小學數，雖占 85.72 %，實際上以如此大多數的學校，在經費上只占 49.52 %，而縣城小學數雖然祇占 14.28 %，反而在經費上占 50.48 %，可見在教育行政上，過度偏重縣城而輕鄉村。雷沛鴻感慨地說：「語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從今以後，國民基礎教育運動自非改弦易轍，實不為功。所以我們以為實施國民基礎教育的第三步驟，應由鄉村而城市。苟能如此，教育才會成為大眾化，不至於再犯本末倒置之弊病。」

雷沛鴻總結以上有利因素以及偏頗之處，決定了他普及教育改革的目標：⁷¹

他的國民基礎教育的第一個總目標，是掃除文盲。它的進行是有整個的計劃，有一定的步驟。

當它將要完成的時候，第二個總目標來了：不僅掃除文盲，還要給全國的成人與兒童接受進一步的教育。

這步驟將要完成的時候，第三個總目標是促進鄉村建設。

鄉村建設有相當成效的時候，第四個總目標——民族復興運動，就成為他努力的鵠的。如此循序漸進，雷沛鴻在廣西當局督促與支持之下，以政治的力量，從社會下手，來推動教改。

（三）政經軍教：「四位一體」

以政治的力量，從社會下手，還不是雷沛鴻教改的全部內容。他也注意到經濟發展以及知識的傳遞。針對貧困的中國，特別是廣西，他認為小學讀六年未免太長，不是中國社會當年所負擔得起的。他明白加以批評說：⁷²

以新學制來說，自民國十年廣東省教育行政會議採用了六三三制後，第二年全國教育會議又決定採為全國學制。這種學制，在社會學的眼光看來，還是不適合於中國的，因為在中國還沒有這樣的社會基礎。六三三學制，在他看來，「太形式主義了」。⁷³ 他接著說：「民國十六

⁷¹ 雷沛鴻，〈國民基礎教育運動下的互教與共學問題〉（民國 24 年 4 月），《雷沛鴻文集》（下），頁 148。

⁷² 雷沛鴻，〈國民基礎教育的理論與實際〉（約在民國 27 年），同上，頁 156。

⁷³ 同上，頁 157。

年後我在江蘇教育學院起草研究實驗計劃，討論民眾教育的社會基礎問題，便確定了『學校即社會』這個原則。」⁷⁴ 他進一步批判我國當時學制，認為沒有社會基礎，因而不時表現出教育弱點來。反之，「國民基礎教育則不然，它有全廣西的民眾做基礎，它是建築在廣西經濟基礎之上、廣西一千三百萬民眾生活之上的，沒有人能夠解決的民眾教育問題在廣西總算是得到解決了。」⁷⁵ 雷沛鴻如此強調著。

因此，他說：「教育脫離不了經濟，我們應該考慮社會經濟基礎。」中國社會經濟是否能夠配合六三三制這樣的教育？這樣的學制是不是能在中國行得通，成為全國的學制？它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說：「假如一種學制不能通用於全國，那只是階級學制，不是全國學制。」⁷⁶

雷氏將國民基礎教育分為「義務教育」及「民眾教育」兩種。在民眾教育方面，其目的是要(1)健全民團組織，(2)促成地方自治——健全鄉村組織，(3)推動合作運動。在國民基礎學校成立後，在經濟活動上，希望至少能做到以下四點：⁷⁷

(1)每村開一口井：注重衛生，為健身之本。

(2)開浚水利：廣西雨量本無大問題，但全靠下雨究非善策，所以必須開渠築堤。他要求「每鄉每村俱要重視開水渠」。

(3)合組農倉：在國民基礎學校所在地組織倉庫。

(4)推展合作事業：與經濟委員會合作，辦理信用、生產、運輸各種合作事業。

還有軍事的功​​能也必須注意到。1936年6月，他主持制訂〈廣西省實施非常時期成人教育方案〉，目標有三：(1)使知我國歷史及目前危機，以激發民族情緒；(2)使知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實況，以闡明抗日的必要，引導人民積極參加；(3)使能應付民族戰爭。⁷⁸ 這三點當然是針對民眾教育，而不是學

⁷⁴ 同上。

⁷⁵ 同上。

⁷⁶ 同上。

⁷⁷ 雷沛鴻，〈最近的廣西教育〉（民國23年4月9日），《雷沛鴻文集》（上），頁152。

⁷⁸ 雷堅，〈雷沛鴻傳〉，頁118。

童教育而來的，但是對兒童的課程自也產生實質的影響。

總之，國民基礎學校就是鄉村社會的中心，用它來辦兒童教育、民眾教育；也以它為中心，來推動民團和舉辦鄉村自治。推而廣之，他要以國民基礎學校來辦理社會一切事業。因此，國民基礎學校成為軍事、政治、經濟、和教育在鄉村中的靈魂。⁷⁹

（四）跨越學齡：兒童、青年、成人合流

有鑑於全省老少絕大部分都是文盲，雷沛鴻決定將他們不分年齡，都納入教育的範疇，有計劃地施予訓練。此外，這些人的訓練，地點全都在國民基礎學校之內。

雷沛鴻以廣西國民基礎教育為例，他說：「我們對於國民基礎教育的釋義，所以不稱之為兒童教育，因為它是辦理中華民國的國民教育，（而）男女老少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所以廣西國民基礎教育，包括兒童教育、青年教育、成年教育等。」⁸⁰

雷氏接著又說：「所有村街國民基礎學校或中心國民基礎學校，並沒有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之分，所以我們推行國民基礎教育，已將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合流。」把失學青年與失學成年人，都集合到學校來上課，使國民基礎學校以整個社會為教育的對象。廣西的社會性質，是屬於鄉村社會，與社會教育合流之後，國民政府與廣西當局的理念，可以透過學校，傳達給全社會的公民。因此，它包括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以學校為整個社會的中心，所有民團地方自治等，均以學校為原動力。

他反對將社會教育另成一系統，與學校教育並行，或者由學校教育兼辦社會教育等。雷沛鴻對這些調和的辦法，持懷疑和保留態度。他主張應該將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合流。他認為一切社會制度均具有教育功能，而學校只是社會制度的一種。文化的遺傳要靠一切社會制度，如家庭制度、學徒制度、行會制度等，來傳遞社會經驗、知識技能，學校既不是傳遞文化的唯一機關，所以學校制度應與其他各種制度切實聯繫，使教育透過一切社會制度，來加

⁷⁹ 雷沛鴻，〈最近的廣西教育〉（民國 23 年 4 月 9 日），《雷沛鴻文集》（上），頁 150。

⁸⁰ 雷沛鴻，〈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合流的問題〉，《雷沛鴻文集》（下），頁 170。

以實行。⁸¹ 在他看來，教育無正式教育或非正式教育之分，只有定式教育(formal education)與非定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之別。定式教育即學校教育，非定式教育即社會教育。

這種全面性的合流教育，所牽涉的層面與層次，也都全面性的，並非將學校改爲兼辦社會教育一紙命令就可以立竿見影的。特別是雷沛鴻重視的並非交通發達、人文薈粹的都市，而是交通不便、閉塞落後的鄉村。⁸² 要做到這一個理想，還有許多必備的條件。

雷沛鴻也看到這一點。他接著就指出國中教育與基礎教育必須同時考慮：⁸³

現在國民基礎學校，已將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合流，但在教育設施上，還得進一步努力使之合流。我們爲使國民基礎教育的繼續起見，于是有國民中學教育的創立，因之村街國民基礎學校，是村街社會的中心；鄉鎮中心國民基礎學校，是鄉鎮社會的中心；而國民中學，成爲全縣社會的中心，至少也是文化建設的中心，以及一切建設的原動力。

當時的中國大陸，中學教育雖然早經創立，但「國民中學」則仍多在草創階段。由於國民教育爲國民政府的重要政策，有必要加以履行，再加上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之一，就在養成「新國民」，⁸⁴ 雷沛鴻知之甚稔，並且積極地構想與推動，使廣西的國民中學教育，走在整個中國的各省前面。

中學教育亦與大學教育以及職業教育有關。中學教育國民化是未來的目標，此與大學教育培養高級人才、職業教育培養技術人才都要密切配合，裨與社會的實際需要相配合。他反對學校教育祇注意到識字運動，對於生產教

⁸¹ 雷堅，《雷沛鴻傳》，頁140。

⁸² 雷沛鴻力主將教育重點改在鄉村，民國23年4月9日他在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演講〈最近的廣西教育〉時，說：

過去的教育是點綴教育，教育行政機關只注意在縣城市，設立學校，以誇耀各該縣城市教育發達的程度，而置鄉村於不顧，因此學校的成立是在點綴門面，成爲畸形教育，我們現在不要有畸形的教育，我們要發展鄉村教育。

詳見：《雷沛鴻文集》（上），頁154。

⁸³ 雷沛鴻，〈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合流問題〉，《雷沛鴻文集》（下），頁170。

⁸⁴ 國民政府「新國民」的觀念與清末立憲派「新民」的觀念，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更明確，能配合民主共和國建立的需要。

育與技術教育的科學都不能深加注意，以致農村的子弟讀書的結果，反而不能為農村所用，造成多一個讀書人，即是農村少一個做事的人的遺憾。⁸⁵ 從雷沛鴻的這些言論，已見其濃烈的實用主義傾向，而與十九世紀盛行於英國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精神相接近。⁸⁶

四、雜揉中西

民國二十二年，李宗仁親自到上海金神父路雷沛鴻寓中邀請他回桂，任省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並保證按照他的設想辦教育。

雷沛鴻認真研究了廣西的整個情況，認為當時廣西的環境確實比較順適，要實現自己改革教育的機會已經到來，於是接受邀請，回到自己的家鄉。九月一日他在就職典禮上宣誓，以全精神，注重教育的大眾化，⁸⁷ 對兒童教育既要求數量的擴大，也要求品質的改進；對成人教育既要盡力推廣，更要適應政治和經濟的需要。當時日本已從東北進入華北，中國不但失地未復，而農村經濟瀕臨破產，危機四伏。據此他提出：廣西教育要側重救亡與救窮，尤應側重於救亡。在教育設計中，無論兒童或成人，務必施以愛國教育與生產教育。⁸⁸ 雷沛鴻的愛國理論，採自中外重要的學說，並以超政黨的胸襟來加以貫徹。

（一）引進外國理念

雷沛鴻參考古今中外的各種教育理論，其中包含德國、丹麥、瑞典、挪威、法國、意大利、美國、英國、菲律賓等。他不祇閱讀這些國家的教育理論著作，而且親自前往，數度考察實地運作的情形，把理論與實際合併比較參考，然後依自己國家的需要，選擇性地引進。

1. 國民主義

德國方面，他重視民族主義學者斐希特。他指出：「斐希特從國民教育

⁸⁵ 雷沛鴻，〈最近廣西教育設施的趨勢〉，《雷沛鴻文集》（上），頁 143。

⁸⁶ 英國的功利主義，以全體之公樂為重，而輕個人之私樂，相當重視致用與成效。

⁸⁷ 韋善美，《教育泛論》，頁 211。

⁸⁸ 轉引自韋善美，同上。

的本質，確定了教育的任務。」簡單的說，是培養國民的道德心，以臻於高尚的人格。詳細一點說，則是：「在基本上，國民教育要培養『祖國愛』。」祖國愛出自於「愛國民，尊敬國民，信賴國民，以自己生在這個國家，為這個國家的國民中之一為榮」，於是「為民族而服務，為國家而願意犧牲自己；進而維持國內的秩序，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自由，以至於國防。」⁸⁹ 而其根本的企圖，「在中華民族文明整個的改造」。⁹⁰

基於「改造」的理念，他想在廣西推動類似孫中山創建民國的大建設。孫中山學自外國的，是政治改造。雷沛鴻學的，是教育改造；想從更深的層次來重建社會。他說：⁹¹

國民基礎教育運動實具有雙層意義：其一，它代表一種教育改造運動。其二，代表一種社會改造運動。因之，對於這種教育，在名稱上，我們不稱它為義務教育，也不稱它為民眾教育，或平民教育或成人教育等等，我們特稱它為國民基礎教育。這是要說，我們所期望的教育是要替中華民國建築廣大深厚的基礎；在其上務使中國四萬萬人各自有其用處，各自能發揮其個人的能力。

從以上節錄，可知雷沛鴻愛國主義式教育理論，是在民國二十年代初期即已提出，他的下手處，是整個廣西省，因此遠比其他教育家所能施展的領域都大。但他的最終目標不僅止於此，他還要進一步，擴大應用到全中華民國的所有省份。

2. 受教育的權利

雷沛鴻認為受教育是人民的權利，他引用美國人的信念，所謂：「教育是每個兒童一生下來就帶來的權利(Education is the birth right of every child)」，因此，雷廳長對於教育的基本概念是：「教育是人民的權利，而非人民的義務；強迫而又免費的實施是政府的義務，而非政府的權利。」⁹²

⁸⁹ 參見賈馥茗，《教育概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70年再版），頁5。

⁹⁰ 雷沛鴻，〈國民教育簡論〉，《雷沛鴻文集》（上），頁158。

⁹¹ 同上，頁162。

⁹² 廣西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致公黨廣西委員會編，《雷沛鴻紀念文集》，《廣西文史資料選輯》，輯26（南寧：廣西政協文史辦公室，1988年1月初版），頁1。

但他認為在當時國家處於外患日亟，民族危急，國難當頭之際，非大刀闊斧，從根本上改造，就不能適應禦侮救亡的迫切需要，更談不到徹底解放人民的思想意識。因此當李宗仁敦請他再回廣西，而且答應按照他的想法辦教育時，他就想從廣西做起，以全省為範圍，大規模地推行普及國民基礎教育運動，為改革我國民族教育體系著一先鞭。⁹³

3. 社會動員

在他的心目中，國民基礎教育「不但是一種事業，而且是一種運動。事業與運動，實有顯著不同之點在。」他所希望於國民基礎教育的，就是要把鄉村中靜止、保守的農民，和市鎮中冷漠的工人商人，全部「加以動力使之受推動」。他說：「所以我們指此項教育為運動。此項運動實代表一種力量……。」⁹⁴

由於是一種運動，除了必須原則上善用政治資源之外，其具體下手處則在鄉村，也就是地方社區的領袖身上。更明白地說，要由鄉村長發動當地社會力量，發動知識份子和鄉村領袖，來幫助國民基礎教育。不管老年、成年、青年或兒童，都要「互教共學」。⁹⁵「互教共學」是雷沛鴻實踐「合流」教育的另一支柱理論。鄉村長事務繁多，不能十分完滿地盡教學上的職務，只要能聯絡有知識有能力的人共同服務，必能增進教育的成效。

4. 集體主義

互教共學從另外一個觀點看，就是社會的集體動員。以社會力量，由上層規定，循著紀律化、集團化的方向來推動。雷沛鴻發現集體主義已成為時代趨勢。所以這個時期，「蘇俄、意大利、土耳其均捨去發展個性教育，而傾向於集團及團體訓練。」⁹⁶雷沛鴻明確地指出：「這雖不免犧牲個人，但在整個教育上看，又在整個社會上看，實有這樣走極端的可能。」⁹⁷雷沛鴻

⁹³ 馬清和，〈雷沛鴻的生平及其開創的教育事業〉，西江業餘學校編印，《雷沛鴻先生教育思想研究資料集》（四）（南寧，1985年），頁31。

⁹⁴ 雷沛鴻，〈國民教育簡論〉，《雷沛鴻文集》（上），頁157。

⁹⁵ 雷沛鴻，〈國民基礎教育的理論與實際〉，《雷沛鴻文集》（下），頁162。

⁹⁶ 雷沛鴻，〈現代中國教育思想的兩個潮流〉，《雷沛鴻文集》（續編），頁242。

⁹⁷ 同上。

決定順勢而為。

5.成人教育

除了共產化的蘇聯、法西斯化的意大利、以及土耳其之外，雷沛鴻發現歐洲的丹麥尤其值得重視。他觀察丹麥的社會與歷史，發現丹麥是一個農業國，教育原十分落後，致使廣大的農民「不但不能自救，而且受了外界的扶持，還是扶得東來西又倒」。後來，「北方人民的先覺」格龍維（Grundtvig）通過演講本國的歷史，激發丹麥民眾對自己命運的關注，奮起從事民族復興運動，成立丹麥人協會，「每個村落設一個會堂，每個會堂每年舉行 10 次演講大會。演講的內容或為歷史，或為科學，或為政治、經濟、文學、宗教。演講者『生動的字句』具有絕大的感化力，注意說理，注意提高民眾的文化，使聽者常受感動。」⁹⁸ 丹麥的成人教育給雷沛鴻深刻的啓示：「就是教育的能事足以改造社會，又足以改造國家」，但教育制度不能「依樣畫葫蘆」，倘若依樣畫葫蘆，丹麥的教育「決不能改造丹麥的社會，決不能改造丹麥的國家」。⁹⁹

雷沛鴻分析丹麥的成人教育，認為它之所以這麼突出，應該是「民族主義之所賜」。由於支持法國的拿破崙，丹麥在 1807 年被英國打得一敗塗地。以後又於 1815 年的和議，割讓於挪威。1864 年又大敗於普魯士。在這期間「國不成其為國」，因此有大教育家格龍維起來，要用教育挽回國運。他的重點，就是實行成人教育。雷沛鴻指出：現在丹麥已成著名的農業國，全得力於這個成人教育。而合作制度所以能應用於農村，作為國民經濟的根本，也歸功於成人教育。農業國丹麥的成人教育，於是成為雷廳長改造農業省廣西的最佳典範。

但是，成人教育並非遲至十九世紀才在丹麥首創。此一制度，雷沛鴻認為古已有之。他說：雖然這名詞似乎很新，實際上不是新的事業。「歷史上西洋如蘇格拉底，亞理斯多德，柏拉圖；中國如孔子，老子，墨子等都是成人教育的先驅。」這些先聖先賢，「無不一面治生，一面講學，千百輩弟子

⁹⁸ 雷堅，《雷沛鴻傳》，頁 40。

⁹⁹ 同上，頁 41。

負笈來學，其生活亦一面聽講研究，一面各自謀生。」¹⁰⁰

與蘇聯、意大利、土耳其、丹麥以及德國相比，雷沛鴻對於他母校哈佛大學所屬的美國，以及美國的個人主義式民主教育，就不太贊成。不過，從教育全國國民的觀點看，亦有值得參考之處。他說：美國的義務教育獨特之處，和德國的國民教育不同，和其他國家的義務教育也不盡相同。又由於各州實行的不同，實際狀況雖然不一，但其共同之處，則是在教育國民「有民主的觀念和行爲表現」。¹⁰¹ 對美國了解最多的雷廳長很清楚美式教學法。他說：美國從小學開始，就培養「獨力」學習，和在團體中「發表」的能力。「獨力學習是在教師啓發和指導之下，自己去搜集資料：包括實物、書籍、經驗和實驗。然後把所搜集的資料，呈現在同學或班級之中。」他肯定在美國可以這樣做。是不是在資源缺乏的廣西也可以如此？雷沛鴻似乎並沒有明白說出，但用行動加以否認。

（二）參考國人理念

以愛國主義所發動的普及式教育，要在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實行，無疑更需要參酌本國實情。當時國內教育家的看法，就更重要。雷沛鴻的心願，就是要通過教育開通民智，改善人們的生活。當時他對國內一些教育改革運動，如定縣的平民教育運動、鄒平的鄉學村學運動、曉莊的教育運動和小先生制，還有無錫的民眾教育實驗……等等，¹⁰² 都相當注意，而且與許多教育家更時相往來。對於雷沛鴻，這些教育家除了梁漱溟、俞慶棠之外，¹⁰³ 陶行知似乎更重要。

關於陶行知，雷沛鴻接觸相當深入。他曾經提到陶的支持鄉村教育。他說：「陶行知先生嘗有一韻詩說：『教育送到鄉村，鄉村居民吸引到城市來』之善意解釋，而稱之為『城市和鄉村生活的對流』。¹⁰⁴」雷沛鴻支持陶所謂

¹⁰⁰ 雷沛鴻，〈最近廣西教育設施的趨勢〉，《雷沛鴻文集》（上），頁146。

¹⁰¹ 賈馥茗，〈國民教育的基本精神與任務〉，楊瑩編，《轉型社會中的教育》（台北：民主基金會，民國81年），頁11。

¹⁰² 馬清和，〈雷沛鴻的生平及其開創的教育事業〉，頁30。

¹⁰³ 熊賢君，〈俞慶棠教育思想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頁360-361。

¹⁰⁴ 雷沛鴻，〈歡迎國民基礎教育指導專員的一席話〉（民國24年3月），《雷沛鴻文集》

城鄉之間的「對流」。他強調說：「這種對流現象我以為是十分需要。」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雷沛鴻又收到陶行知的來信，與其所擬〈對於上海市普及教育之意見〉。在信中，陶行知對廣西普及教育的辦法表示懷疑，認為在農業社會實行普及教育，必須要在學校之外遍設「自學團」，或者「生活教育團」，如果單靠學校來普及，難以持久。陶主張，要普及教育，必須將強迫興學、強迫教人與強迫求學結合，三管齊下；換言之，學校與生活教育團並進，然後國民基礎教育才能繼續不斷地普及。

然而，雷沛鴻有更好的方法。在一次朝會上，他向同仁及同學談到陶行知的意見，同時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梁漱溟也有類似見解，但他認為，南方和北方的情形有些不同，有了廣西軍政當局的支持，可以直接用學校來推動，沒有必要另設教育團。他說：「目前廣西以政令去遍設學校，推動這種運動，相信是會有成效的。」關鍵在於全體人民知不知道要配合。因此，他說：目前亟須做到的，「就是使民眾知道，人人有『受教』的權利，同時人人又有『教人』的義務」。

（三）超越政治黨派

雷沛鴻於 1907 年加入同盟會，1911 年參加黃花崗之役，民國三年參加中華革命黨。¹⁰⁵ 從這些經歷，可知在一九三〇年代，他應該是中國國民黨極重要的成員。不過，民國十一年他與共產黨員譚平山合擬〈廣東普及義務教育計畫〉，此時他已參加中國致公黨，顯見思想較一般國民黨黨員前進。因此，早在民國十三年就已經完成了一份〈廣西普及國民教育六年計劃大綱〉，並於民國十六年由新桂系邀請，首度擔任廣西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民國十八年由政變成功的廣西省主席俞作柏邀請，第二度擔任省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從這些經歷，可見他除了教改思想很早就形成以外，政黨屬性方面相當的自由與超然。

現在，他第三度擔任廣西省府委員兼教育廳長，除了大刀闊斧地積極施展其普及教育改革以外，更能重用各種人才，而不分黨籍。

（續編），頁 246。

¹⁰⁵ 雷堅，《雷沛鴻傳》，頁 299-301。

例如共產黨員梁金生曾參加世界語學會。雷氏在教育廳看到一個秘件，說世界語學會裏有共產黨員，即馬上告訴梁金生，叫他警惕，同時又向政府當局保證梁不是共產黨員，把他掩護起來。以後還派他到百色做教育專員，不因黨派差異而不予重用。¹⁰⁶

又如廣西解放初期，他繼續擔任西江學院院長職務，直到 1952 年 2 月，受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委派，在廣西省監察委員會擔任副主任之職。後來轉到政協廣西區委會任副主席，兼致公黨區委會主委和全國政協委員、廣西僑聯主席等職務。¹⁰⁷ 不管他已經不再是「民革」（中國國民黨）黨員，雷似乎一直無意加入共產黨。一直到暮年患偏癱症，才「最後寫了入黨申請書。」¹⁰⁸

這些事實，提供了另一個角度，來證明雷沛鴻的自由主義精神，一方面，他不是照單全收西方的模式，而是一種經過創造性的轉化；另一方面，他超然於黨派之外，而有愛國思想。

五、力求可行

（一）普及先於完美

雷沛鴻不祇能博引旁徵古今中外的各種教育理論，而且更能提出有效而可行的實施步驟，坐而言以外，起而行的辦法也跟著規劃出來。這些規劃，他不祇不會亦步亦趨，而且知所取捨。他認為：我們的國民基礎教育要求「與古代教育原則上相同的幾點：(1)組織簡單化，(2)教育方法要直接，(3)實施要求最效力。」

由於講效率，美國的學制，他就不主張採取。一方面因為兩個社會的主客觀條件差太多了，另一方面美國本身的制度也有許多種。他說：¹⁰⁹

美國原來實行八年義務教育，所以改行六三三制沒有問題，是因為美國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何況六三三制並不是美國普遍採用的

¹⁰⁶ 馬偉，〈我知道的賓南先生〉，《廣西文史資料選輯》，輯 26（1988 年 1 月），頁 153。

¹⁰⁷ 同上，頁 154。

¹⁰⁸ 同上。

¹⁰⁹ 雷沛鴻，〈國民基礎教育的理論與實際〉，《雷沛鴻文集》（下），頁 157。

呢。

我國當年的四七制係模仿日本，六三三制則抄自美國。美國經濟發達，義務教育早已普及，「這是美國人百十年來努力的成果，斷非我們所能學步」，所以雷沛鴻做了決定：「學制一定要改革。」¹¹⁰ 而改革教育要從整個社會的脈絡之中來考慮，而且必須加強比較教育研究。

比較之下，丹麥的經驗較能應用在廣西，使廣西在短時間之內達到「百年」樹人的功效。在丹麥出現的奇蹟，使雷廳長信心十足。他說：「教育改造了丹麥社會，改造了丹麥的國家。中國何嘗不能？」¹¹¹ 語氣間透出與孟軻學習堯舜相同強烈的成就動機。

民國十年在廣東開教育會議的時候，雷沛鴻已經說過：「我們原來採用的是四七制，這固然不適合於中國。」¹¹² 但是，要改革教育制度，光是把年數改變，還是不足的，必須要在方法上也予以突破。國民基礎教育不能完全因襲過去的方法。雷廳長說道：必須針對窮困的實境，做重大的調整，甚至受教育的年紀都要變動。他這麼說：¹¹³

它在廣西未施行之前，便先考慮到廣西窮的環境，不能籠統地讓兒童來受六年或七年的義務教育。而且進一步地考慮，受了這一種一味讀書的義務教育，亦無多大益處。所以特就廣西社會經濟力量所許可，由八歲（後改六歲）至十二歲的兒童強迫受二年期限國民基礎教育，十三歲以上至十八歲的失學兒童，強迫受一年期限的國民基礎教育，十八歲以上未經讀書識字者，不論男女都要強迫受六個月（後改四個月）的國民基礎教育。

國民基礎教育不但要注意兒童和青年，而且要注意成年婦女和壯丁。這些都是在考慮了廣西的社會背景和經濟基礎才決定的對策。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合流」教育理念，以及「互教共學」的原則。從這種分年齡分授業時間長短的教育方法，可看出雷沛鴻彈性務實的教育思想：一方面是普及的原

¹¹⁰ 韋善美，《教育泛論》，頁 210。

¹¹¹ 同上。

¹¹² 雷沛鴻，〈國民基礎教育的理論與實際〉，《雷沛鴻文集》（下），頁 157。

¹¹³ 雷沛鴻，〈辦理國民基礎教育的三個要素〉，同上書，頁 176。

則；另一方面則是強迫的原則；三方面則是一種平等的精神。從這三大原則，再回過頭看「國民基礎教育」六個字，它的意義就更清楚了。

然則大人、青少年進入國民基礎學校上學，畢竟與及齡兒童上學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國民基礎教育，其實兼顧了學校的教育和民眾的教育。前者是義務教育，後者可以細分成青少年的補習教育與成人的民眾教育兩種：

- (1)學齡兒童義務教育，前後兩年。
- (2)失學兒童及補習教育，為期一年。
- (3)青年及成年男女為民眾教育，重點在訓練民眾的民團組織，為期半年。

（二）深入鄉間

國民基礎教育以普及為第一要義，但非全部。在普及的目的達成之後，還要提高層次。的確，兩年教育並非國民教育的全部，雷沛鴻在這基礎之上，還要再加若干教育。國民基礎教育方面，還要有「中心學校」的成立。

以下將兩種國民基礎學校分別敘述：¹¹⁴

1.國民基礎學校：以鄉間的村與城市的街為單位，每個單位成立一所

以一個法定的村（街）設置一校為原則。如居民密集距離不過三里者，得數村聯合設立。如一村居民散處三里之外，或因山河阻礙，交通不便得設分校。此種學校有下列三種任務：

(1)收受村（街）內六足歲至十二足歲未滿之學齡兒童，施以四年期的教育，分前期兩年、後期兩年。從台灣的制度看，就是小學低年級到中年級的教育。

(2)收受村（街）內十二足歲至十八足歲未滿之失學兒童，施以一年期的教育，必要時得延長一年。

(3)收受村（街）內十八足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之失學成人，施以六個月的教育。

以上各種兒童和成人，除身心不健全或因生活不能入學，得准緩學及免學外，一律強迫入學。並於二十三年的計畫中，預訂此種學校必須在二十三年七月以前，在全省普遍設立。

¹¹⁴ 鍾魯齋，〈廣西戰時教育的實施及其特點〉，《教育雜誌》，28：7，頁28-29。

2. 中心國民基礎學校：在鄉的中心與鎮的所在地，簡稱「中心學校」

學生程度相當於高級小學，是以每一鄉（鎮）設立一校為原則。如因財力不足或其他關係不能每鄉（鎮）設立時，可合毗鄰鄉（鎮）聯合設立。其主要任務如下：

(1) 實施村（街）國民基礎學校任務所學各款事業。

(2) 收受已受四年基礎教育的學生，或具有同等程度者，再施二年繼續教育，稱高級班。比照今天台灣的小學，就是高年級的教育。

(3) 實驗國民基礎教育方法，輔導本鄉（鎮）各街村基礎學校。

按二十三年〈普及國民基礎教育六年計劃〉，此類學校必須於二十六年七月以前，在全省普遍設立。

此外這兩種基礎學校，在地方需要和人才、經濟許可的時候，還可實施學齡前教育和種種補習教育。¹¹⁵

（三）先試辦再推廣

這樣大規模的普及教育，要實施到一千多萬人的廣西，是不是可行？的確是個問題。雷沛鴻也考慮到這一點，他認為有必要先試辦，再逐步推廣。他說：「原來本省在最初時為著慎重起見，特公布〈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試辦區規程〉，並即規定推廣的程序為三期：其一、先辦中心區；其次再辦試辦區；其三、然後舉辦推廣區。」他將各該區的工作，說明如下：¹¹⁶

(1) 實驗中心區——實驗人民群居生活的教育。

(2) 試辦區——在舊六道區選一二縣試辦。

(3) 推廣區——依期限又依次序，逐步推廣到其他各縣。

依此項程序，雷沛鴻集合國民基礎教育的推動者，按以下途徑來進行：¹¹⁷

(1) 互相質疑，或互相問難，並運用討論會或講習會，以提倡學而不倦、

¹¹⁵ 包括：1. 設立托兒所收受四歲以下嬰兒，給予適宜的養護。2. 設立幼稚班或幼稚園收受四足歲至六足歲未滿的兒童，施以幼稚教育。3. 開辦成人工農技術補習班，給當地成年的工人和農民以適當技術教育。4. 運用學校教育的力量，助成各項建設事業。

¹¹⁶ 雷沛鴻，〈導論〉，《雷沛鴻文集》（下），頁 74。

¹¹⁷ 雷沛鴻，〈今後本省國民教育實施問題〉（民國 29 年 5 月），《雷沛鴻文集》（續編），頁 240。

誨人不厭的風氣。

(2)檢討教育制度、教育政策、教育設施及教育方法。

(3)調驗固有的常識、民風、民俗以及典章文物。

(4)啓發潛藏之聰明智慧、才幹及能力。

又依此運動，雷氏希望集合「全國廣大民眾」，實踐以下行爲：¹¹⁸

(1)批評固有的家族生活及鄉村生活。

(2)擴大與強化固有群居生活，並建設中國人所缺乏的社團生活。

(3)一方面改革、又一方面充實民族生活。

(4)開拓群眾心胸，放大群眾眼界，提高群眾智慧，以增加全世界的幸福。

他的氣魄可謂十足，但要做到並非易事，因為即使在廣西一省，要如此自我批判，都很困難。更何況他要集合全國的民眾，在當時更是天方夜譚。但雷氏仍極執著，他有具體而建設性的手段，來推行新教育。他認為「固然非由自己先有研究和心得不爲功，……爲著解除種種的困難起見，更非先加以試驗不可。」¹¹⁹ 基於此，在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開辦計劃第二條中，對於「事業」曾暫時分爲五項進行：(1)調查；(2)研究設計；(3)短期講習訓練；(4)輔導在前方服務人員之進修；(5)編輯教材。

這五項之中，最前二項便包含了由調查而假設，由試驗而推廣等步驟。又規定各項「事業」進行之原則爲實用，也就是：切合人生日用，並能應付目前急需。由此可見非加以試驗，實無以言實用。而試驗又要依「學術」原則來進行。雷沛鴻進一步說明「學術」的定義：「學——所以探討切合於民眾生活的學問；術——所以試驗最經濟的、最迅速的、最能持久和最富生長性的教育方法。」¹²⁰

結 論

基本上，雷沛鴻是個自由主義者，熱心於教育事業，也有正義感。教育

¹¹⁸ 同上，頁 241。

¹¹⁹ 雷沛鴻，〈導論〉，《雷沛鴻文集》（下），頁 73。

¹²⁰ 同上。

發展的理論很多，雷沛鴻也提出了他的理論。雷氏偉大之處，在能針對特殊時空環境，擬定可行的政策，而其要領，在於配合主政者的需要，達到自己的願望。他一心想做一番事業：在廣西進行種種試驗，以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在聘請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的教師時，不管是哪個學派的學者，只要有心辦教育，他都要拉過來。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派，俞慶棠無錫的教育學院派，梁漱溟山東鄒平的鄉村建設研究院派，都有人在他的研究院工作。而以生活教育社派的人較多，如方與嚴、孫銘勳、彭學文、程今吾、盛震淑和杭葦等。¹²¹

1935年元月，胡適到院參觀，對雷氏〈普及國民基礎教育六年計劃大綱〉上規定的普及教育方法：「指引全省有志青年重回田園間去，商店中去，工廠中去，學問與勞動合作」表示有疑義，認爲據「人群學」（社會學）的觀點，人群集中於都市，乃時代的趨勢，不能強爲倒行。具體地說，一個人已費了許多心力來獲得教育，想要他重回鄉村，而不到都市追求較高的報酬，實在不合人之常情。雷沛鴻當時即向胡適說明國民基礎教育，他說，爲適應當時迫切的需要，必須指引有志青年重回田園去，從事鄉村工作。雷沛鴻鑑於時代需要，採用國民基礎教育上的哲學觀點來說明，也就是普及爲重、成人爲重、鄉村爲重的主張，而且必須務實，將小學教育分爲兩年一個階段，過了第一階段，才入第二階段，過了第二階段，才從村（街）升入鄉（鎮）的中心小學就讀第三階段。並要求由廣西青年來執行教導的工作。胡適雖然表示「完全同意於此項基本信念」，¹²²但也集楚詞聯語「執不實而有獲，獨好修以常」贈予雷沛鴻。文字中，胡適透露對其獨立向前的欣賞，但也暗示此舉的困難度甚高。

之後，胡適又參觀了武鳴、邕寧鄉間的小學堂，感觸頗深。他在《南游雜憶》中寫道：「我看了那些破衣赤腳的小學生，很相信廣西的普及教育是容易成功的，這樣的學堂是廣西人民負擔得起的，這樣的學生是能回到農村生活裏去的。」¹²³事實上，胡適還祇看到雷氏教改的一個部分而已。雷氏的

¹²¹ 馬清和，〈雷沛鴻的生平及其開創的教育事業〉，頁31。

¹²² 雷堅，《雷沛鴻傳》，頁104。

¹²³ 胡適，《南游雜憶》，轉引自雷堅，同上。

「普及」教育的真正重點，並非一般學童，而是失學的青年與成人。把成人教育、社會教育、以及補習教育均溶入國民教育之中，才是雷沛鴻最重要的精神。而且包含主義的傳輸、愛國精神的培養，其對訓政一義的貫徹，更收立竿見影功效，使廣西軍隊成爲當年中國最勇猛的部隊。

1935年春夏間，艾迪(Sherwood Eddy)博士到研究院參觀。他是美國傳教家，曾游歷世界上許多國家，走遍了中國12個省，對廣西所進行的建設及窮幹、苦幹精神頗有好感。他認爲：「中國各省之中，只有廣西一省可以稱爲近乎模範省，凡愛國而具有國家眼光的中國人，必然感覺廣西是他們的光榮。」¹²⁴ 艾迪所看到的，是雷氏第三度擔任廳長才一年多的景觀。如果再晚兩年，恐怕印象會更深刻。

事實上，雷沛鴻當年確實費了相當大的力氣去推動，他不但得到軍政當局的支持，撥予許多教育經費，而且得到全省民衆的熱烈響應。由於省民的響應，使雷氏的普及教育運動譽滿全國，各省關心教育的機構、大學，均派人前來觀摩。雷沛鴻廳長主政的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廣西初等學校的校數與學生數均持續快速成長。而去職以後，後勁仍存，繼續增高，直到民國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以後，由於抗戰等原因，而有下降現象，但仍維持民國二十二年以後的水準，直到民國三十三年，使這前後十二年的時間，成爲廣西教育史上最輝煌的時代。表五與表六指出這種高速成長的具體內容。同時，透過與廣東、雲南、貴州、河南、江西的比較，更進一步凸顯雷氏在廣西所獲得的成效。（參見表五及表六）

¹²⁴ 艾迪(Sherwood Eddy)，〈中國有一模範省乎〉，轉引自許璧編，《廣西建設集評》（民國24年），頁75。

表五 六省份初等學校（小學）數量逐年比較表

	廣 西	廣 東	雲 南	貴 州	河 南	江 西
民 國						
元 年	1504	3197	3920	1025	4606	3107
十 一	5043	8610	5141	1763	20981	6109
十 八	公立小學(初級) 2376 7503	675 9968	472 4612	39 1761	2194 22555	264 4426
十 九	10698	10102	18085	7410	1983	22959
二 十	12597	19028	10382	1983	18870	5166
二 一	13120	24749	10569	1983	18156	5449
二 二	14846	22574	10730	1291	17777	5930
二 三	18403	22831	10774	1816	17801	8699
二 四	20868	23242	11857	2059	19269	15528
二 五	23932	25355	12022	2914	19551	17168
二 六	24276	24031	14163	3171	21854	18120
二 七	24450	15820	17069	3443	21854	16664
二 八	21283	14992	16286	3905	14694	19891
二 九	21572	16246	10642	4221	14976	20312
三 十	18712	16712	9675	4334	14976	20312
三 一	18350	18509	11332	8512	149977	1618
三 二	18324	21482	9894	10261	15356	21161
三 三	6270	22408	11150	10604	15793	1723
三 四	16690	22927	11150	7901	19915	1944
三 五	19356	27664	11202	7613	20462	1893

資料來源：1.《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丙，〈教育概況〉，頁454-457。

2.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民國編》（中），頁872-873（以上為小學及幼稚園）；（下），頁1235-1237（以上為國民學校、中心國民學校、小學及幼稚園）。

3.《申報》，民國19年3月4日（公立初級小學）。

表六 六省份初等學校（小學及幼稚園）學生數量逐年比較表

	廣 西	廣 東	雲 南	貴 州	河 南	江 西
民 國						
元年	57113	143753	165287	35965	111259	10935
十一	201526	376799	203172	66855	282589	22544
十八	243846	532794	213382	81529	612214	17784
十九	442278	10357991	291027	81529	769193	257889
二十	549055	1102341	448865	81529	778978	20778
二一	599319	1273273	472333	81529	824119	223675
二二	658751	1285006	531807	75896	855429	240458
二三	860111	1637697	563167	145653	868868	402081
二四	1026113	1434329	627727	173764	981106	766456
二五	1488281	1718452	763327	215956	1078140	846793
二六	1665092	1544478	704328	264588	1173433	850869
二七	1698534	971510	909700	293030	1173433	689032
二八	1508950	985912	882591	311409	940365	78101
二九	1587295	1055984	660677	329515	988936	942282
三十	1593724	1237136	638146	364797	1205030	807546
三一	1535991	1374335	797624	524258	1353346	1061368
三二	1566927	1412790	722560	699366	1383814	1027587
三三	539026	1529613	717526	750183	1264315	1153026
三四	1133582	1958772	724888	623963	2000736	1210210
三五	302163	2301690	729178	528742	2175433	1232960

資料來源：1.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民國編》（中），頁874-875（以上為小學及幼稚園）；（下），頁1236-1238（以上為國民學校、小學、中心國民學校及幼稚園）。

2.司琦，《中國國民教育發展史》（台北：三民書局，民國70年），頁136。

雷沛鴻戰前主持教育廳的這段時間，廣西國民教育以及其他教育在量方面的成長，既快速又穩定。他的成就，受到全國的注目與肯定。他的抱負，主張透過基礎教育才有愛國教育、生產教育的提倡。而基礎教育不僅是掃除文盲運動，也不僅是兒童教育，它要掃除政治盲、經濟盲，又把兒童教育與

成人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合流，適合中國當年既要救亡又要啓蒙的國情與民情。¹²⁵ 而且實施起來成效顯著，特別是最能配合後來中國抗戰的需要。抗戰一旦展開，廣西以短促時間，浩浩蕩蕩地出發了三、四十萬大兵，廣西當局自謂可動員二百萬。特別是廣西省在抗戰軍興大約一年之內，即徵兵四十二萬七千人，在上海保衛戰、浙江吳興之戰、津浦路之役，均視死如歸，奮勇抗敵，令最高統帥刮目相看。¹²⁶ 「其將官之英勇果斷，士兵之愛國熱誠，已在東西北各戰場建立了驚人的功績。」廣西在抗戰期中變成中國的模範省，雷沛鴻的普及教育，使士兵、軍官受教而知戰，應係主因之一。

其政教合一的制度，廣東亦想做行。廣東教育廳曾有公函說道：「邇來外間有倡議以各鄉鎮長兼自衛團隊長及小學校長者，其意以為此制在廣西行之已著成績，吾粵不妨取法，以收政教合一之效。」¹²⁷

自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中央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後，一般認為新縣制的實施，主要的動力或因素就是國民教育。這一點，在中央發表的命令，及行政院蔣中正院長若干次在中央訓練團或告全國教育界同仁書中，都屢次提到，認為國民教育是抗戰建國的根本工作，在普及新縣制當中，尤居重要地位。¹²⁸ 雷沛鴻的教育方法，完全得到國民政府中央的支持，並且列為範本。如果廣西在雷沛鴻主持教育行政的這幾年沒有卓越的成就，則中央不會採用。所謂「管、教、養、衛合一」，「以教育為方法，達到革命建國之目的」。¹²⁹ 國民政府中央新縣制的立法用意，與廣西以基層組織，透過學校，推展全套建設與備戰的根本精神，完全相同。

二十九年三月，四川省也奉令實施新縣制，推行國民教育，就是明證。該省為了普行國教，政務增繁，因此增設第四科。將原設之衛生教育督導隊與電話教育服務處裁撤，併入四科；又裁撤原設之考檢聯合辦事處，併入督學室；另於第三科，增設國民教育股，專司全省國民教育事宜。四川的作法，

¹²⁵ 馬偉，〈我知道的賓南先生〉，《廣西文史資料選輯》，輯 26（1988 年 1 月），頁 122。

¹²⁶ Levich, *The Kwangsi Way in Kuomintang China, 1931~1939*, pp. 23-24.

¹²⁷ 鍾魯齋，〈廣西戰時教育的實施及其特點〉，《教育雜誌》，28：7，頁 27。

¹²⁸ 雷沛鴻，〈今後本省國民教育實施問題〉，《雷沛鴻文集》（下），頁 238。

¹²⁹ 雷沛鴻，〈三位一體制的運用問題〉（民國 29 年 6 月），《雷沛鴻文集》（續編），頁 88。

具體驗證中央的肯定，已落實到地方。¹³⁰

雷沛鴻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建立在如何於極短時間內普及知識，教民爲何而戰，以及如何作戰，並且包含經濟生產的方法。今天，透過大陸學界深入的研究，可以把史實重新建立，讓世人更加清楚。但因仍有若干政治考慮，未能完全了解雷氏教改的特殊意義，因此撰寫本文，加以剖析。不過，本文限於篇幅，復因這一個主題牽涉廣泛，因此僅介紹雷沛鴻教育思想並將其中有關訓政式的、普及的、以及國民教育的部分，先在本文加以鋪陳。

雷沛鴻「社會以學校爲中心」的理念，是非常有創意的。當然，作者亦不諱言：雷氏教改三年有成，並非教育的常態。常人均知：教育乃百年樹人的長期工夫，不可能立竿見影。想要以立竿見影之法，達成教育的終極目標，絕無可能。但是，爲了短期的目標，採取應急的權宜措施，則另當別論。從廣西當局爲抗戰做準備的應急目標來看，雷氏的想法明顯奏效。

雷沛鴻當年之所以成功，關鍵在於懂得運用各種有利的資源。他了解時代大勢，了解最新教育思潮，但不會「依樣畫葫蘆」，而能彈性調整：根據廣西（以及整個中國）社會與政府的實況，務實地加以規劃與應用，透過多黨並存，共存共榮的原則，來完成他的自由主義與愛國思想兩大心願。毋庸諱言，任何政策與任何制度均是一體多面的，不但有時代的適應性，也有它的侷限性。¹³¹ 雷沛鴻的訓政式普及教育改革也是如此。祇不過從當年來看，雷氏的救亡最急，又兼救窮與啓蒙的國民基礎教育，已經被廣西省，以及戰時的中國社會所接受。

¹³⁰ 雷問鼎，《中國近代教育行政制度史》（台北：教育文物，民國 72 年 6 月初版），頁 367。

¹³¹ 將來擬進一步撰文深入討論。